

薑

齋

文

集

薑齋文集補遺目錄

尺牘十首

做符命

鬪螳賦

序七十自定藥

武夷府君行狀

譚太孺人行狀

自題墓石

訓子語

唐欽文六秩壽言

蘇太君孝壽說

文學孝亮翁欽文墓誌銘

躬園說

唐子無適墓表

蘆齋文集補遺卷一

船山遺書八十

衡陽王夫之撰

尺牘十首

丙寅歲寄弟姪

三兄之喪賢弟姪跋涉遠赴隆禮致祭固祖宗福澤所垂
實賢弟姪敦睦厚道足知吾家自此昌盛無窮矣愚兄且
悲且喜言不能盡但恨客繁事冗不能相陪快談以展老
夫欲言之懷病軀日衰後會又未知何日也愚於家族樂
未能致一情但養拙自守不敢一絲刻薄得罪先人今季
已衰老惟有此心願家族受和平之福以貽子孫敢以直

言爲吾宗勸戒此爾弼指日二弟居尊長之位所宜同心以修家教者和睦之道勿以言語之失禮節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責慎勿藏之於心以積怨恨天下甚大天下人甚多富似我者貧似我者強似我者弱似我者千千萬萬尙然弱者不可妒忌強者強者不可欺凌弱者何況自己骨肉有貧弱者當生憐念扶助安生有富強者當生歡喜心吾家幸有此人撐持門戶譬如一人左眼生翳右眼光明右眼豈欺左眼以衣屑投其中乎又如一人右手便利左手風痺左手豈妬忌右手願其同癱瘓乎不能於千人萬人中出頭出色只尋著自家骨肉中相凌

相忌只傻是不成人戒之戒之從前或有些小事動閒氣如往歲到官出醜愚甚恨之願自今以後長似昨在三兄樞前和和順順骨肉相關一般一刀割斷前日不好之心聽老夫此語先明正大寬柔慈厚作一家風範幸祖宗覆庇無門戶之苦可不念哉因諸弟姪昨日厚於家庭之義深爲感慰故進愚言爾弼指日二弟我文姪當以此徧告眾位我文公平仁恕若有小小不平當聽其勸戒或不妨令放敵兩人知之止期一切忘情一家歡聚而已縷縷不盡七十老人夫之白

與我文姪

吾姪和藹安靜一家所服倡先遠涉致祭於叔兄相見之下悲喜交集而事冗客眾不能從容盡談爲恨恨耳一札寄眾位弟姪煩徧致之城中眾位看畢乃寄指日叔愚但空言之吾姪日與周旋以善養人全賴涵育薰陶之力也前有紙數幅思攜歸書爲裁帖者混用僅覓紙二幅草次書呈不足爲重他日衰草荒邱如見老叔耳承許過我一看可輟冗作十日聚首否生前願見賢者也族譜事愚但能任譏次督責之勞目前興事全在幼重幸與決商之叔夫之白

又與我文姪

與吾姪別遂已三易歲矣衰病老人豈能得幾三歲通一字於左右也前云欲枉步過我作數日談甚爲願望想世局艱難家累煩冗不能如願愚自長樂歸後未嘗出戶馳情遙念但作夢想耳讀書教子是傳家長久之要道吾姪以甯靜之姿修此甚爲易易每戒兩兒令以吾姪爲法躡等高遠不如近守矩範家眾人各有心淡然無求則人自有感化耳

與幼重姪

哀冗之下不能與吾姪一言聞將過我企望企望姪季漸老宜步步在根本上著想多謀多敗動氣召辱切戒切戒

有公禮謝眾弟姪煩我文徧致之族譜事何如恐只成畫餅耳

又與幼重姪

無日不在病中血氣俱盡但靈明在耳三姪孫文字亦有綫路可望其成但所患者下筆太重則近麤俗已囑教令教之以清秀爲人亦和順沈潛所不足者知事太早我家窮閒住一二季或可習爲蕭散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一切皆是嗜欲非但聲色臭味也近草一官房世系覺有次弟急須者別單所開祖父子孫名姪速查來或寫或刻總俟姪商之

與爾弼弟

長樂一別遂久不得一信往來人言賢弟近况甚好足爲
欣慰而愚日衰一日經季不能出戶未知更有相會之日
否也譜議不成族中人錯亂至此但堪一歎賢弟季富力
強秉心剛直至公至正教子姪輩亦安靜守分和睦不爭
是所望也

示子姪

立志之始在脫習氣習氣薰人不醪而醉其始無端其終
無謂袖中揮拳針尖競利狂在須臾九牛莫制豈有丈夫
忍以身試彼可憐憫我實慚愧前有千古後有百世廣延

九州秀及四裔何所羈絡何所拘執焉有騏駒隨行逐隊
無盡之財豈吾之積目前之人皆吾之治特不屑耳豈爲
吾累瀟灑安康天君無繫亭亭鼎鼎風光月霽以之讀書
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踞豪傑地以之事親所養惟志以之
交友所合惟義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燭天芳菲匝地
深潭映碧春山凝翠壽考維祺念之不昧

示姪我文

古人云讀書須要識字一字爲萬字之本識得此字六經
總括在內一字者何孝是也如木有根萬紫千紅迎風笑
日駘蕩春光纍垂秋實都從此發恣怡情下氣培植德本

願吾宗英勉之

又

杜陵有句云吾宗秀孫子質樸古人風世何有今古此心
一定義皇懷葛凝目卽在明珠良玉萬季不改其光輝民
動如烟我靜如鏡空花奪目驚波蕩魄一眼覷破置身豈
在三季下哉

示姪孫生蕃

此篇曾刻人薑齋詩牘稿
今仍錄之以足十首之數

忘卻人間事始識書中字識得書中字自會人間事俗氣
如糲糊封令心竅閉俗氣如嵐瘴寒往熱又至俗氣如炎
蒸而往依坑廁俗氣如游蜂癡迷投窗紙堂堂大丈夫與

古人何異萬里任翱翔何肯縛雙翅鹽米及雞豚瑣屑計
微利市賈及邨氓與之爭客氣以我千金軀輕入茶酒肆
汗流浹衣裾挈三而道四既爲儒者流非胥亦非隸高談
問訟獄開口卽賦稅議論官貪廉張唇任譏刺拙者任吾
欺賢者還生忌摩肩觀戲場結友禮廟寺半截織錦鞵幾
領厚繇絮夏僕數不寤總是孽風吹吾家自維揚來此十
三世雖有文武殊所向惟廉恥不隨濁水流宗支幸不墜
傳家一卷書唯在汝立志鳳飛九千仞燕雀獨相視不飲
酸臭漿閒看傍人醉識字識得真俗氣自遠避人字兩撇
捺元與念字異瀟灑不黏泥便與天無二汝年正英妙高

遠何難志醫俗無別方唯有讀書是

蘆齋文集補遺卷一終

薑齋文集補遺卷二

船山遺書八十

衡陽王夫之譏

做符命

繹思 有序

竊讀班固書言司馬相如頌述功德忠臣效也論者云其
曼辭導諛闕箴瑱之義然伯益陳眷命中虺贊天錫迄乎
卷阿天保瀏漣往復繅績豐美良有斯義何獨深咎後起
哉顧嘗尋相如封禪班固典引宗元貞符之所自作夷攷
其時履平康睨天衢因緣欣豫攀附榮光豐靡逾量不揆
古人之尺度非但揚雄美新爲貞士所羞稱已也鄉令諸

子生值不造漢社屋唐宗燿則言欲出而若俾偃蹇抑惡
足以挽天綱警民彝著其忠效哉尋五子之歌禹德檜曹
之愾周京固莫必其言之無斃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嗣
趙宗隕穫之後九十餘載生民之心氣蕭散希微欽承上
天起枯澄垢之心握天戈毆匪茹清之以秋响之以春中
區不齊之萬族滌然若江流之蕩泥滓衣冠禮樂施於紘
垓者二百七十有七禩八政修五典徽彬彬秩秩珍其品
彙以別於內趾顛動之蚩迷嗣聖雲承紹修人紀覲文降
德旌別羣生之靈秀續萬祀之絕紐啟百靈之久蟄自有
天地以來莫與匹亞固宜含齒戴髮之倫生死沐浴于覆

燾之下未有能誼者也夫昊天之恩無間於存沒故愾乎有聞僂乎有見怵惕自中而莫能遏抑矣必躬承進御而始爲瞻慕斯則雒汭行吟下泉寤歎以視益虺敷敷情文倍摯矣但馬班之拾掇已乎枕不忘於寢夢固殫心竭慮而不宣其百一抑亦盍各舒情以詔方將俾知天之不可逸於其憐明之不可譬以其舍爰作繹思一篇導幽滯之亘衷不隨湮沒絜諸往答詞同意異期以肅告於昭杼其

戀慕云爾

粵若稽德隆殺攸甄豈不以其時哉沿姬宗源姚姒欽若乘御者皆徂自侯服磐漸于遠相乘道上雖云玄矩道絕

欲從抑因仍互王沿涯循涘以臻既濟匪後起之攸藉也
然則居一王之宇選美掄功固將近迹炎劉以爲度量也
矣且夫隴西擢爲天循天水陟于龍造亦克卜世逾量皈
心屆遠抽穎之士咀芳屬草迨及衰晚猶或髣髴光影追
惟遺潤太元之甲陳橋之訂台有口實而爲之函隱固擇
德言者所弗過訊也是故東三五之餘迪惟宜辟允謹有
漢閱世而無殊議豈非以肇自鄉亭彝倫罔繫息滔天之
羸水拯厥沈浮登之津涘也哉夷攷六王熄二周燼五服
頽而三戶憤興然灞上繫組之童昏固柏翳之令佻賓于
虞罔者也尉侯一揆胡越屏息闔門肅貞懷清有秩天維

皇然其未傾地埒犁然其未圯藻火燿于裳衣倉籀衍于
圖史徒以匹夫眵怒崇旦而俾卽于毀則大澤踵呼彌季
蹠血者匪馮生之景命所爭續絕者也穆惟聖祖鎔周綜
漢研端審緒匪受錫于黃鉞罔襲義于縞絮天睨我九域
漕然悼其黼黻爰錫元子宰津慘蕭若巨海之孤峰撐雲
戍削祥炎兆映哲士知歸不資成旅之輔手秉天篲刷江
浚淮專城噤噤耀其仁威而殪諒俘誠派流歸一於是麾
指北街與天合符神狐効其先驅封豨駮于朔藪不殺之
武隨頤指以奠神都自涿野觀兵以放未有斗樞靜握鑄
珥銷徂如斯尤烈者也元精亭毒寵殊華民而消長盪乎

氣遷帝靡克貞以護靈苗傳離莠竊沙陀始禍朋以其羣
揖晉三蠶浸淫相躡燕雲始潰中濫于汴徂終淪于杭海
帝且侘傺無俚而頽焉枵餒百千萬禩之沈蓄投于一人
匪甚盛德罔不逡巡而春容搗蕩斂氛濳瞻以昭蘇於清
晏北苗誅奄撻荆驅廉之偉伐爛焉演於章句者絜以方
斯一曦光之於星漢矣於時珠斗旋於始和銀潢澄其清
露六冕登而褫貓豹五輅乘而輟馳騫士離民恪於大昕
元日之令辰游泳以歸於羲軒之故寓畫漠內謐航澗外
慕偃兵肄雅雲仍嗣祖以忘帝力者厥性咸若而罔測其
故吏循漢律儒依宋經曠焉浥焉氤氳於太虛之和登進

乎百昌之精忱不謀已斬之綸維獨絲重繫爲樂之至於
斯也重離繼炤亘于裕昆軼文子越湯孫舒夷闡緩臯焞
炆緼稽天以若享秩無文假敬推恩衷仁禪禮天札不興
縈零輟紀漸搏桑迄虞淵朔南道暨繇六尺以抵耆季愴
定逍遙于神皋之寥廓咸捐識知之岐塗以順夷行于聖
燠洋洋乎無聲之樂因八風而吹籟藉使矜功之辟逢美
之臣邂逅餘光必將炫金根揚雲罕勤輟耕之夫走警鬻
之士登頓陂陀於云亭汾雁之址球土部婁刑石翠微揆
華勇藻猷其永垂而臣僚恥晉七十二后之謾聞以縕美
於徧德之心而涵其不顯於戲蒙不諗蜚循之代迄乎豐

鄙者登降奚若惟皇天不昧其睭鑒操獨契以相度詎能
引豐沛之已蹟爲相殺鎔也哉夫函文不耀藏於沕穆道
之盛也輯伐不張韜於醕懿武之競也敬昊無文慎其禋
享仁之竺也銘心紉辭依于昭質風之靖也則文園之遺
書蘭臺之薦帙祇益其忤而以參伍魏蕩之無名固不待
勤於淫泆矣若迺頰叩今昨昭昧不爽者在函輿之攸奠
則夫揮散煙塵疏理蒼赤封樹坊埒爰拚華族昭回于上
下震疊于纖弱豈繁有心而於焉忍射也夫簫韶穆耳逋
臣得其音響河雒安宅異代感其疏排矧伊浴仁波茹聖
藻沃於肌髓者其克闕心於昭炯之永懷邪以眡古則不

讓以竣後則不疑以答蒼旱則功延於穆以詢叟稚則恩
浹荒涯詎可諉諸而息其遐思於有既也

蠲賦賦

曦歎方凝滄雲欲興玄蚡觸氣載戰於庭壺子據梧徙倚
輦蹙而起曰夫物固有所不自已者哉于以蒸蒸泔泔波
颺煙委盈氣盈心挾爲成理窮高天而無一罅之舒亘長
日而無須臾之止平水微搖而淵凜怒風倏徹于崔嵬震
宕無聊不知攸似若舍旃而莫容唯役情於一死夫迺不
卜遘征匪誓勿卻憤極紛貶危偏倬灼委佗莽藉繇颯閃
霍引繩孤徑凌蹙驅薄神髓不分內外交鞅競何求而迅
奔僭不恤夫填壑介乃爭堂奪劫趨衍登墳此馮乘以撐
距彼昂擊而陟垠擁攢簇而互進乍左次而姑屯旁掠侵

地叢守掖門山傾嶂疊浪沓潮翻械械聳聳迷迷魂魂前
已超越後仍輪囷趾繕其怒鬚傳其云往勿返顧來益趨
援於斯時也參兩相擻特匹相標分朋相於壹死相糾居
反相誅以喙相牾以爪脊不謀心足不念腦相懲以全相
獎以妖目光瞽埃液血傾蕩折絕糜散橫陳俱倒慘昏且
以怔營劇自忘其飢飽鱗鱗塵塵暴舐載道猶且歷戰場
以逍遙賈餘威之虔矯悲哉大造之爲此也亦勤矣誕生
萬彙元氣相緼警靈蠕動充盪芸屯將使之含以孽榮不
卽於汶悶乎抑將流騁芒昧以之於煩冤乎將使之相响
相濡榮其類以相存乎抑將往復相制而還以相吞乎在

生者不受而生者又何自以魂魂也夫有眇者無眇者也
有羣者無乎不羣也俄而一橐之風殊乎南北一染之絲
判乎黑白始於相矜終於相賊溽暑戢而商飈嚴堅冰解
而炎曛赫旌搖輻轉汜濫無域其進也如洪河之出孟門
其返也如楚塞之阻龜尻蟹負筐而躁蠶垂螢而螿隼翔
高而攫盧疾走而獲駮擇猛而噬蟻潛幽而射螳翳葉而
侵鼯張羅而弋莫不役於一氣之攸興而忘其元和之本
醜是以羽當避而警義鞅接鑣而搏印歡指天而儼兆登
茹血以詛萋汙狙擊以乘晉吳臯瞑而搏襄穀尸待封於
三歲邴指宵掬於孤航馬陵驕而朱殷成澮上黨諶而白

骨如霜成皋之烽迷曉霧玉壁之燐奪星允淮堰之膏飮
鰻鮪楊劉之壘泣寒蜚誠度彼而參此奚徒一螳之疆梁
者哉夫歎薄而無擇者氣也攻取之相尋者機也窮極而
無回者往也消謝而無慘者歸也然則天不任殺物不任
威游魂復求奚其憑依縱之也終乎醉象斂之也函以靈
龜非夫展目千古潛意清微當九六之龍戰湛方寸之玄
幾薰風在襟滌雨甘飛旋輝焯之轂破瑀珥之圍亦何以
訖昆蠶之淫吳定馮生之息吹也哉維時靈雨既降秋風
載清蕭森踈魄涼潤綏情蜻蛉羣遊歸鳥夕鳴俯際垓戶
闕介志爭靈殊孤警思移乾精諶不忘夫吉凶生殺之機

軸又何患乎險毒之難平

序七十自定藁

曹孟德言老而好學者唯孤與袁伯業耳陸務觀以名其菴曰老學伯業之學未可知孟德務觀之所好則予旣已知之矣故老而所懼者學尤所懼者好好之不已窮季無竟秋未盡蟬不能不吟已則爲蜣螂而已如之何弗懼邪六十以後汗漫不復似六十以前如拾櫛實於敗葉逢之卽撥居恆謂杜陵夔州後詩大減初季光燄予且自蹈之滅邪未滅邪衰邪思不屬邪神不凝邪抑懼而奪其好邪不能自知將訛從問之其間情事不容異於六十以前世猶尔吾猶故吾奚異哉其或不盡然者觀其愈入於汗漫

可知已過此以往知不能更得十季或夙習未鋤復有汗
漫之云當隨季以紀要不敢以此爲學則使如務觀九十
亦終於汗漫而已戊辰歲杪戊辰日艸堂自記

顯考武夷府君行狀

家世自太原受族以來中衰無傳溯先君子而上十世祖
驍騎公爲直隸揚州府高郵州人元末起兵從高皇帝定
中原系功授世秩驍騎公配馮宜人生輕車公諱全以靖
難功擢懷遠將軍輕車都尉世衡州衛指揮同知遂籍于
衡配朱淑人生嗣輕車公諱成配崔淑人生嗣輕車公諱
能咸以忠勤世其令緒配劉淑人生護軍公諱綱別號毅
菴忠勳益懋奉命採木西川建南嶽神祠恪脊底成詳商
文毅公輅碑記從都御史秦公金討郴桂峒賊爲中路總
統拔賊砦蕩平之詳皇明世法錄彙功晉驃騎將軍上護

軍歷江西都指揮使公配崔夫人生上輕車公諱震別號東齋掌衛事戎兵克詰尤篤志經術理學時莊定山先生昶請官湖南公與講性命之旨雪壇唱和見定山集中案遷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歷柳慶參將恩綏威鎮峒蠻戢服家世以武功顯束修文教絃誦不衰則自公始也公元配常恭人生上護軍公諱翰字直卿爲定山門人補郡文學已乃拜世秩案官都指揮使上輕車公次室鄭太君生一山府君諱甯配趙太君生學博靜峰公諱雍信篤不隨世好以文名著南楚繇歲貢薦授武岡州訓導遷江西南城教諭配毛孺人生少峰府君諱惟敬崇志節尙氣誼隱

處自怡出入欬笑皆有矩度肅飭家範用式閭里配范太
君生子三先君子居長仲父牧石翁諱廷聘字蔚仲文名
孝譽與先君子頡頏晚退築幽居吟咏自適詩紹黃初景
龍視公安竟陵蔑如也季父子翼翁諱家聘二叔父皆補
郡文學先君子諱朝聘字逸生一字修侯以武夷爲朱子
會心之地志遊焉以題書室學者稱武夷先生先君子早
穎夙成之質不孝兄弟生也晚不得見先生長者詳爲稱
說唯孝友天植無間於族黨之揚詡祇今流傳未艾少峰
公嚴威一笑不假小不愜意則長跼終日顏不霽不敢起
每燒鐙獨酌令先君子隅坐吮筆作文字中夜夔夔無怠

色晨昏問起居凝立戶外不敢踰柵限傾耳聽警欬平善
愉色躡足而退率以爲恆少峰公中季邁暴疾策剛果狀
人啣嫗雖自知不起而不欲以環繞悲號處生死屏人獨
坐旣不獲侍左右則匿壁間私候泣血不敢發聲迨及卒
抱持搶地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毀瘠骨立成羸疾迄耆耄
不瘳范太君有寒欬疾按摩承涕唾三十季如一日永訣
後奉唾盂涎血擁之而泣者數季少峰公縈不屑治家人
產及大故囊不名一錢先君子獨力經營至哀所感諸具
輾合蜀材吳綿隧磬豐碣盡誠信而弗悔太守李公燾嘉
與爲表墓焉范太君之沒也先君子方授徒衡山病革報

者至薄暮偕一馬馳歸繁清羸不閑控馭所偕馬抑駑鈍
且哭且馳馬忽驚迅追風三鼓已抵家迨及屬績盡力以
營大事一如少峰公稱貸既廣竭力以償凡十季未嘗一
飽食一煖衣也至孝爲通國所稱不以一事一行表異故
亦無從詳識唯內從母氏外聞之族長姻亞者其略如此
不孝兄弟所及見者歲時張大父母遺像設几筵日侍左
側依依如孺子或有詔語於子孫僮僕皆下氣怡聲及薦
酒脯淚盈於睫每拜埽塋兆必涕下霑衣四十季一如新
喪與仲父牧石翁白首歡笑如童季每相對晏坐神怡心
泰疾病憂患二無變容季父才性曠達頗事嬉遊畏先君

子如巖父而終不以辭色相詰誠規正之意寓於和懌故
闔庭雖穆爲闔郡師表若先世所遺薄產頃餘取礪礪而
讓甫田尤不在先君子意中不足記述者也先君子少從
鄉大儒伍學父先生定相受業先生授徒殆百人先君子
爲領袖雖從事制義而究極天性物理斟酌古今以發抒
心得之實試郡邑爲邑侯胡公所首拔會胡公不善事上
官學使者碁之故相詘抑郡屬九長吏合薦不得胥爲扼
腕明季邑侯王公宗本廉知才望三試皆特拔乃補郡文
學躡屩負笈東走安成北渡齊安以質所學歸而下帷經
月不就枕席兩目皆赤當萬厯中季新學浸淫天下割裂

聖經依傍釋氏附會良知之說先君子獨根極理要宗濂
碓正傳以是七試鄉闈不第逮天啟初禪學漸革而先君
子季已遲暮矣辛酉闈牘爲繆西溪先生昌期所賞拔副
考以觸其私諱置乙榜用恩例入北雍乃罷舉而所授業
先舅氏小西譚公允都節菴歐陽公瑾貴陽丹鄰馬君之
馴先後登賢書節菴公冠楚榜丹鄰以春秋冠其鄉陳大
士大行稱其學有淵源皆先君子崇尚正學之教也先君
子食止一盂飯飲酒不盡一琖衣無綺縠嚴寒不親爐火
泊然無當世心遊歷吳楚燕趙不以衣裾拂貴介之門同
郡清卿陳公宗契零陵蔣公向榮皆以德量推重而報謁

之外無私造焉大金吾雒都督思恭請引入纂修堅辭不
就顧屢試有司後以北雍上舍授廸功郎散秩無厭薄心
人皆不測偶與仲父言吾豈爲是濡需者念家世棨戟徒
受儒術少峰公所業不就每自快悒冀得一命恩綸報泉
壤生不能爲奉檄之喜尙補夙心於百一耳言已輒爲泣
然及銓法大壞非倖不得謝病投組恥循捷徑遽返林泉
則申命不孝兄弟曰吾不能辱已以邀一命報父母汝兄
弟若微半縮必不可使我受封重吾不孝若違命相縻陷
親之罪汝無道於兩間也嗚呼天崩海涸介之以青衫終
老夫之衰創從任而不逮覃恩之期以此仰酬吾父之信

亦有自然澹泊與吾父赫赫明明之遺志相脗合者乎先君子早問道於鄒泗山先生承東廓之傳以真知實踐爲學當羅李之徒紛貶樹幟獨弢先退處不立崖岸衣冠時制言動和易自提誠意爲省察密用閒居斗室閉目端坐寂然竟日不聞音響憂患沓至眸容不改不怒不叱大喜不啟齒而笑則不孝兄弟自有識以來日炙而莫窺其際者也所受於學父先生者天人理數財賦兵戎罔不貫洽而未嘗一語及之曾聞之舅悝欽譚公言與釋愁山德清辨率性之旨清爲挫屈夫之舉以請問微哂不答凡洗心退藏不欲暴見者類如此不言之教淵澄莫測非但以不

孝兄弟頑不若訓而故遠之凡接人弗問賢不肖壹以靜
默溫恭使自媿省里中有無行青衿干有司者不敢以巾
衫篋過衡門必迂道往還所授徒有行不類者及謬持邪
解者終身不敢見鄰有宦家子仕州縣不戢其僕從囂陵
市肆聞先君子履聲至門廡則匿避恐後後遂革而與閭
里相安晚歲謝病歸里以中樞爲穹谷郡邑長吏聞風請
見皆稱疾謝絕親知後輩非以學業見不得望見顏色而
迄今數十季來語及先君子無不追慕含戚所以感通固
非不孝兄弟所可億度也歲丙寅大疫學父先生及舅氏
小西公皆染疾不起其家人子弟爭匿避去先君子獨曰

夕躬省不離牀榻執手以待瞑嘗遇盜于良鄉下馬凝立
神色不變盜爲愕眙而去張獻忠陷衡州句索不孝兄弟
充僞吏日投人水中先君子爲里魁脅執出手書戒不孝
兄弟言此自我義命汝兄弟萬勿以我故荏苒作偷免計
至郡則易衣履將投繯以堅不孝兄弟之志會夫之所識
黃岡奚鼎鉉陷賊中爲保護得緩夫之乃殘肢體出扶先
君子逸去逮丁亥病革遺命以南嶽蓮花峰之麓幽迥遠
人間必葬我於此勿載遺形過城市與腥糝相涉蓋於死
生之際毅然無所卻顧類如此策志不肯著書以近名夫
之稍與人士交遊以雕蟲問世每蒙訶責謂躬行不逮而

亟於尙口孺子其窮矣嗚呼奉若不恪旣不能自立不朽而家學載之空言者且將無託吾父之言炯若神明一至此乎又嘗謂子孫不能通六藝者當令弱者習醫愚者習耕不可令弄筆墨以售其不肖吾宗籍衡十世未嘗有此不幸而或然血膚其危矣此則屈高懷而下謀敗類不敢不敬述之以詔後人者也先君子所著文字多自焚棄經亂以後微言益絕記憶規製大槩在孫月峰馮具區之間清和微至非經生之業也詩筆約倣儲王亦不恆作興至微哦不以示人夫之僅從卷尾見過應山頂一絕句又於故笥中見與歐五德翁及釋藏六支唱和一箋及再尋誦

先君子已焚之矣凡夫之所受命於介之略爲記憶者止此其他鞠孤甥收族眾矜容愚橫與夫一蔬寸縷不受非義之污自遊庠序迄於歸老不以一牒尺刺入公門不敢瑣述以揜大德而潛修密用又非論議所能闡發情迫於三十餘季辭寤於一旦哀哉先君子以隆慶庚午十二月朔日申時生得季七十有八歲口口丁亥十一月十八日卯時則不孝兄弟天崩地裂求死無從之時也先配綦孺人甯遠教諭綦公文佳女生長兄未命名天繼配先孺人譚公諱時章女生子三長介之次參之宏光恩選貢生先君子三月卒次夫之介之娶歐陽氏思恩府同知炳子

歲貢生珠女生子一敞乙酉補邑文學女一適文學蕭鳴
南子式參之娶蔣氏文學大操女生子二枚致皆夭夫之
先娶陶氏處士萬梧女生子二長勿藥夭次敞繼娶鄭氏
襄陽吏部尙書繼之孫文學儀珂女生子一敞側室女一
適文學李報瓊子嚮明敞先娶鄒氏生子一生邢繼娶李
氏舉人李孟韶孫文學維翰女生子一生郊女一未字敞
娶劉氏文學劉近魯女生子五若茲蒼遠萬女二長適兵
部尙書劉堯誨嗣孫克謹子法忠次適文學熊榮祀子時
幹敞娶湘鄉舉人劉象賢女生子一范女二長許字邵陽
文學羅珪子智大次未字生邢娶文學杜煊女生子二綿

續女一許字蕭僑如若聘鄞縣文學周士俚女范聘文學
唐克恕女先君子之封在衡山縣崇嶽鄉蓮花峰下曾家
灣首良趾坤謹泣血以狀歲在癸亥仲冬不孝季男夫之
狀門下後學邵陽劉永治填諱

哀哉不孝兄弟之罪通於天也鮮民疊恥之季正故罔
天崩之日伏念先君子履道之貞表章無託忍死窟山
屬目靡騁亦俟有日者獲從當世之君子遊以紀幽光
而待之三十七季矣咎之孺子今已衰朽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介之乃泣命夫之日以介之幸而事親較夙也
髣髴先君子可見可知之應跡視爾差詳焉而先君子

嘗以記序之學詔孺子幾可以言而不溢也爾其如吾
言以狀雖亡可告語而函之幽谷延望於身後或有埃
也不然吾與爾旦夕下拂螻蟻追悔其將何及夫之泣
血稽首受命謹狀如右而墓中片石則猶翹首四顧不
忍絕望閱四季丙寅介之復侍先君於幽壤夫之歆孤
衰老痼疾弗赦於鬼神終無可望於人間迺戒介之之
子敞以愚樸略誌而登之石未幾敞以哭父死戊辰冬
始藏誌石於岳阡之隧葺石有定制工無善巧管窺既
訕約言益竊唯茲一狀稍有倫次附贅表末倘澤不永
斬傳於後嗣尙知先世全生全歸以道傳家者如此雖

德自不孝兄弟而衰而戰戰栗栗日恐陷墜固先君子
明昭型戒臨愚昧以鞭撻其蹇驚也已已孟秋上弦夫
之手錄豈季七十有一

顯妣譚太孺人行狀

不孝夫之既受命於介之述先君子狀遂狀先慈譚太孺人哀哉先君子几筵方徹太孺人遽罹終天之慘毒抑三十四季矣不忠不孝之兄弟偷活人間弗能率迪慈訓以處一死而厚載之恩有心未泯何能自昧邪先君子以德威行弘慈而粹養簡靖尙不言之教雖不孝兄弟之頑愚不能默喻終不徵色發聲以施撻戒每有顛覆違道之行但正容不語侍立經旬不垂眄睞不孝兄弟悵罔莫知咎所自獲刊心欲改而不識所從太孺人乃探先君子之志而戒不孝兄弟以意之未先志之未承也詳摭其動之卽

咎復之終迷而禍至之亡日也申之以長教從欲之不可
終日而不勤則匱之必仆以隕也發隱隱以鍼砭之而述
先君子之闇修以昭滌其昏習既危責之抑涕泗將之然
後終之以笑語而慰安之嗚呼吾父如油雲在天而吾母
承之以敷甘雨然而伊蒿伊蔚終爲枯槁則不孝兄弟之
負吾母尤甚於負吾父也如是者不孝兄弟胥有之而不
肖夫之早歲之破轅毀犁也爲彌甚勞吾母之憂也爲彌
篤至於今老矣追數生平鬚眉空負猶然一十姓百家之
蚩氓啄粒棲枝之生類不亡以待盡也何敢復述慈範哉
雖然懿則昭垂在宗族姻黨者人不忍忘固不以爲蒿爲

蔚者之弗克負荷而揜令德姑銜恤以畧述焉凡太孺人之事舅姑也不孝兄弟俱不及見但聞太孺人之以身教子婦承事先君子言當嚴侍之日祁寒不炳火畏煙之出於牖隙也盛暑不撲蠶畏箠聲之遙聞也滌器不漱水引濡巾而拭之貓犬擾不敢迫逐擁袂而遣之每一語及夔夔竦立對子婦如爲子婦時及述范太君疾痛傾背則淚盈於睫不異初喪以此測太孺人當季愛敬之深知非涯量可窳哀我生之晚不及詳見耳佐先君子之襄大事也太孺人自不忍言之無敢問者但家徒壁立時先君子勤業慎交游薄田不給饘粥而慎終之厚倍蓰絜封稱貸

繁猥一皆酬償斥衣襍銷簪珥固不待言抑數米指薪甘
荼如飴以成先君子之孝又不俟有縷言之者而後知矣
不孝兄弟所見者先君子十季趙燕娶子婦構堂室終不
孝兄弟讀書之事且潤及宗媼無乾餼之失類出於太孺
人之樽節則襄大事時心專力竭宵旦不遑從可知已叔
母吳太恭人長太孺人二歲互相敬愛四十季如一日焉
迨旣異居經月不相見則皇皇訊問不絕每促席對語响
响如兩新婦從兄玉之季逾四十謝諸生拜世官冠帶入
省猶手酒漿相勞苦如撫童稚季父子翼翁早未有子嗣
置側室或頗輕之太孺人禮待之如娣娣曰令叔氏有子

母卽貴矣姑母適范氏早寡守志孀居鞠其子女恩逾已
生爲畢昏嫁至教子婦以寬畜僮婢以慈訶叱絕於口荆
笞絕於手而自然整肅莫敢褻越及今念之不孝兄弟在
膝下時如生時雍之世春風一庭靈雨四潤不知三十季
來墮此煙霾中遂成昨夢也哀哉不可復追矣前母外王
父學博綦公晚季尙未有子太孺人承事敢篤不異所生
綦公垂沒待太孺人而瞑叔祖太繁翁罷諸生落拓無肩
嗣叔祖母朱井臼不給太孺人迎養敬事怡然終老蓋推
事父母者以事綦公推事舅姑者以事太繁翁誠至而禮
洽亦不自知其厚也不孝兄弟違皇天之厄癸未丁亥嬰

句索之酷屢貽母以不測之憂介之奉母匿艸間茹無鹽
豉病無醫藥層冰破屋之下極衰季不可忍之苦而一意
獎礪俾全蠶蠃之節怡然順受唯以天傾莫補人溺無援
邑菀終日以至於不起夫之間關嶺表不得奉臨終之訓
遺命介之更無餘語唯歸葬先君子嶽阡之右遠離城市
穢土協先君子清泉白石之志而已哀哉在吾母心安志
遂翛然順命而不孝夫之通天之罪固百死而莫贖也譚
宗故籍茶陵移於衡陽之重江鄉世爲甲族外曾祖樂亭
公諱世儒外王父念樂公諱時章以隱德世修儒業外王
母歐陽氏贈奉直大夫和之女季九十三乃卒舅氏三長

惺欬公諱允阜以積學老於場屋次小酉公諱允都從先
君子學中天啟甲子科鄉試乙丑會試以闈牘觸闈黨置
乙榜次玉卿公諱久琳補郡文學篤孝養母國亡後棄諸
生不就試從母適文學伍公一盃遇亂罵賊不屈死詳郡
志子婦具先君子狀中太孺人生以萬曆丁丑閏八月二
十二日寅時得壽七十有四口口庚寅八月初二巳時介
之奉諱于祁陽山中其嗣季合祔于先君子之右歲在癸
亥季冬月不孝男王夫之泣血狀

己巳孟秋夫之手錄凡我子孫非甚不肖尙謹藏之

行狀二首光緒戊寅夏六月於井頭江市先生八世裔

孫德忠家見手寫本裝成冊者亟錄副以藏前一首曾
刻有目無文後一首已刻字句詳略間有不同故仍錄
入補遺以備參攷平湖張憲和謹識

自題墓石

有明遺臣行人王夫之字而農葬于此其左則其繼配襄陽鄭氏之所祔也自爲銘曰

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于茲邨固銜恤以永世

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爲之止此不可增損一字行狀原爲請誌銘而作既有銘不可贅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學可不以譽我者毀我數十季後略記以示後人可耳勿庸問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己巳九月書授放

汝兄弟二人正如我兩足雖左右異嚮正以相成而不相
齟戾况本可無爭但以一往之氣遂各挾所懷相爲疑忌
先人孝友之風隆則家必不長天下人無限逆者順者且
付之無可如何而徒於兄弟一言不平一色不合必藏之
宿之乎試俯首思之

唐欽文六秩壽言

永年之道一言而括矣一者何也一也故爲養生之言者甚似乎君子也其侈而之于縹渺之神山句漏之靈藥蔓也其析而之于子夜之天回卯酉之月仲曲也乃其甚似乎君子之言者曰三五一一言而括矣龍與虎一其體用之謂尔鉛與汞一其性情之謂尔四者與戊土一其身之所謂尔君子言固曰言與行一也行與心一也初與後一也故君子之尤重乎得見有恆者也易曰恆久而不已日月得天而能久炤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於戲永年之道至此而奚餘哉吾嘗求之鄉國而弗覯求之天下而覯者如

晨之星一再覲而已是殆其生者眾而生生者鮮乎如采
靈艸者陟名山歷穹谷倦歸而得之左右之廬畔乃三十
七年而居然吾老友欽文翁之在我袂頽也吾奚以知欽
文翁而信之哉曰一而已矣頌稱欽文翁之美者童叟一
矣意者其外之一乎進而數聞欽文翁之言條理一矣意
者其發之一乎乃博而歷稽欽文翁之行以樸以方以睦
以式蔑不一矣猶意者其勉行之一乎于是而浚窺其心
得與失一矣險與平一矣恩與怨一矣榮與凋一矣然後
信之曰斯其以恆爲道者也自今日而溯乎三十七年之
前少而壯壯而且老風濤崑岑閱萬折而不改欽文翁之

所以行年六十而如嬰兒也則自今日以往風濤息而峯
岑平安而敦之以引伸于期頤猶今日也果奚以信之哉
蓋其與養生者之言而既合也其合於養生者之言非其
卮言而合于君子之言者也則自生其生而非倚生于形
氣之母矣日月之得天得其恆旦旦暉而夕夕映四時之
變化不變者其恆春春暄而秋秋清于是而日月之光施
及於羣星四時之成紹之以成歲欽文翁以斯道也被其
子孫而式穀之維尙胥勗之哉詩不云乎勿替引之奚但
勿替焉加隆焉矣欽文翁始與其伯子從家石崖游登堂
而拜先徵君吾因得定交以至于今三十七年如一日此

之謂也。淡六秩而爲之言，以侑兩郎君之壽觴。三山鸞鶴
之歌，萬石花封之頌，非翁父子所欲，亦非野人之所習也。
故以永年之說進。

蘇太君孝壽說

庚戌新秋兩唐子爲其母氏六秩壽徵侑詞焉蒙惟無儀之義聲稱所難苟以多韻之辭進奚以殊夫塗之人壽塗之人之親也矧唐母之孝得於姻黨之耆舊者盈乎余耳因而爲之說顧悠悠者何知僕將贅耳今壽欽文翁復舉而聯之帙旣於相從之義合且所引之於唐氏世世子孫俟采彤史者不遺焉德不孤百世而一遇猶旦暮乎請言以壽其親禮也是故唐子古遺與其弟須竹以其母氏蘇孺人六秩而請言於壺子壺子曰今奚以壽子之母哉無亦惟子之母有其壽者存而余言以爲之徵也聞之唐母

之事其舅姑猶夫人之事其舅姑而異者存乃自視其事舅姑若無異於夫人而不知其異者存然已異矣聞之唐母之事其姑甫笄入門而盡代其中饋之勞以逸之也姑嬰奇疾而滌除拭抑調粥糜躬藥餌宵以及旦以爲恆者二十年蓋幾不延而延之也聞之唐母之事其舅瘦而不恤其躬子女交病而不分其志其葬舅也兵猝至執紼者潰而誓夫子捐身以護其柳車是兩者臨難而無渝也聞之唐母之事其庶祖姑瞽而養之者五年痺而養之者二年浣滌滌第奉衣櫛髮手手目色而不匱以廣其舅姑之孝也夫如是足以壽矣天其無吝于期頤矣乎而予奚言

須竹進曰笏不敏忻于心而未能達也壺子曰余嘗語子以生之說矣有自生者有引其生者斯二者均之生無殊也而又奚以殊未生而生之自生者也已生而益之引其生者也自生者天而乾坤之道在父母則亦人也引其生者已而已之意欲不足以生亦將益之以已之天是猶天也夫孝者已之天也凝天之生于身天之生存于身矣通諸其所自生則父母凝於吾心矣父母凝于吾心是吾心之卽爲父母而生我者在是矣生我者在是而卽以生我是非徒木之于火也方鑽而固已炎也雖然有疑莊周氏之言以父子爲無可解君臣爲無可逃也婦之于舅姑則

君臣之推矣以爲無可逃藉有可逃而故將逃之非猶夫
父子之必無逃之心而不待言其不可也於戲知臣之于
君婦之于舅姑其亦有不可解而非役于不可逃者解矣
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是不相逮之說也又曰天地
絪縕萬物化醇尊卑定分義秩若不相逮而絪縕者化醇
焉莊周知其不相逮而不敢逃之而未嘗見其絪縕也故
君子不取焉而于以言尊生者亦末矣天亢于上地俯于
下位定而義著可見者也地勃生而不自已不僅安其義
之俯而上感天以其心于是而絪縕者翕興縈繫以敦其
生之化則人未之見也人未之見而不可解者固存臣之

于君婦之于舅姑又奚僅其無可逃而殊于父子之不可解者哉故思齊之詩云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嗣音者如嗣其胎孕懷鞠之化婦與子無殊之謂也以孝以生以壽其又何殊焉吾與子信之而已矣兩唐子得其說歸而誦以告其母母曰吾何知哉雖然是其爲說何其似吾心也吾亦惟有不可解者而今茲之固未有忘焉介

唐氏自翔雲公以來恂恂乎孺子莊莊乎士五世如一人一日榮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亦不能知其深也余以世誼得盡悉其內行故入林以來二十餘年如黃楊逢閏筆舌盡縮而一再爲之引伸不能自休非直以須竹之數

相與游也漢東平有言爲善最樂則見人爲善之樂亦可
知矣蒸江南清嶽巒北媚春艸盡碧繁鶯亂嘯籃筍衝煙
柳風到袂登其堂見其人不知心之何以釋然於舉似積
巖兄言不能及眉笑而已人之所以相取者固自有在非
世情景界所及苟所取者不在世情之中則造化之欣厭
庶幾不遠故余兩祝皆以期頤爲言竊自謂造造而化化
者在于披襟燕語之閒司靈寵者應責于豐干饒舌耳壺
子夫之再書

文學孝亮翁欽文墓誌銘

執友孝亮翁欽文唐君卒於正寢悼談笑之未旬遽幽明
之永隔嗣子端典端笏以誌銘請含悲增病不能受命端
典方躬役壙事端笏越苦次踵門而泣曰吾翁待此以安
於泉壤辭不獲命輟泣而誌以翁之信我爲知己也唐氏
自錢塘遷居衡陽八世而至沙溪公大表隱君子也配劉
氏生文學翔雲公鳳儀以文章理學著配王氏生知幾公
虞際醕篤世其家配龍氏生二子長文學克雍受業於余
伯兄石崖次則翁也翁諱克峻欽文其字也天性敦愷儀
範端凝早年事知幾公道盡力竭自然與古爲人子者合

符知幾公安之以從容林泉惡言不入於耳者終其世翁
兄先知幾公卒時湖上攘亂阻饑墟陌無煙翁獨冒鋒鏑
執親喪慎終如禮唐氏世居郡西之馬橋爲望族豐鱗宇
櫛及是再被焚燬僮僕逃喪鄉里惡少稱兵侮奪翁以敏
慎靖安不吐剛而茹柔墾萊督耕薙草葺室和易與物物
樂與之有成僮僕匿者歸僅存者長育未二十年而龜坼
之田成繡壤燕巢之林有苞竹較知幾公時倍殷盛矣翁
則囊不名一錢困不陳一粟以與當世鉅公長者游於時
龍蛇起陸風尙豪舉翁遊其閒恂恂秩秩言不及臧否事
不及私當世莫能閱也物情嶮巇旦夕百變而翁一以禮

處之草澤起家至大位者相項背或愆愆公出筮仕決相
剡保翁笑而不答人莫測焉翁靜澹素規不爲外誘壺率
其自然而已唯延宿學教三子成文章爲當代文學最用
守翔雲公舊德制科之得失匪思存焉至於庭訓有秩述
先進之風勸戒之於漳龐虛淡則翁提撕申警獨伸己意
閱一令折衷於予之不敏不欲莠言之相闕故翁子有請
事絕學之志皆翁密授然也翁心無貳操事無貳軌言無
貳辭進與薦紳先生退與田夫牧豎皆一致也卽心卽言
卽言卽事後生馭詐者始以爲可欺一見翁而慙縮翁亦
泊然如未有詐不信者故承里役之繁勞出入於纖介不

容之世局而如海潮之暗退不知者以爲有術翁嬰兒已
爾性能容物所不能容余目擊一二事翁絕口不以語人
今亦不敢暴以傷翁志而自念垂老學道褊衷不悅思取
法於翁以免咎老未遑而媿之深矣終日雅談暇則寓目
書史以自怡口不一言財利每嘆曰讀者知讀耕者知耕
舍是而喋喋於賦役獄訟吾見先輩多矣未有以此矜能
者也率此類壹皆以古道望人而人不能受亦且漠然無
知者此世教之所以終不可挽也余與翁交悼之翁少年
周旋先徵君杖履間今四十餘年矣見予輒愴然道之不
孝不能仰答與予仲兄礅齋交每稱述相與歛歛故嘗欲

仿佛先徵君之典型則於翁庶幾見之翁之沒四方士友
及鄉人士少長五十七人謚之曰孝亮余以爲允孝則善
承其先以式穀於後亮惟明於德之大者知人情物理無
所容其智力一因本然以應之於翁非溢美也翁三載以
來頗示微病而精魄炯炯寄意益遠病旣革猶矜飭如平
生歲在己未仲冬月二十一日辰刻翁坐而逝距生之年
萬曆癸丑季春月十九日丑時得年六十有七配蘇氏生
子四長端典邑庠生次端揆次端紳郡庠生次端笏邑庠
生女一未字天側室朱氏生子二端遇端邇端典娶康氏
生子三常捷娶丁氏常省娶王氏常淪聘劉氏端揆娶方

氏俱早世未有嗣端紳亦先翁卒娶周氏生子四常體娶
廖氏天未再聘常渾娶陳氏常東娶魏氏常堅娶劉氏端
笏娶王氏生子一常適端遇聘杜氏孫女六一適魏士傑
一許蔣泰階聘餘尙未字曾孫三若性敘性常捷出存性
常堅出曾孫女四皆幼翁以是歲季冬月壬申葬此永福
鄉延壽里七里胡衙塘首西趾卯繫之銘曰

石可泐泉可塞韞素令終與壤無極其儀兮不忒君子哉
尙德大布斂形因山爲域式墓者自生其恭兆於龜墨鳴
呼茲爲孝亮翁之藏于萬斯億

躬園說

須竹將爲園於蒸武二水之湄以讀書而名之曰躬園請
予爲之說

壺子曰存乎天地之間者豈不以其躬乎是故非眎何色
非聆何聲非咀何味非覺何有凄然謂秋暄然謂春能游
得空能踐得實存乎天地之間者唯其躬而已矣是故君
子吾親斯孝吾君斯忠吾長斯遜吾友斯信躬之不得背
也是故君子不爲不可安不行不可止不親不可交不念
不可得不處不可長行則行之違則違之躬之不得而拂
也是故君子天地以爲宮古今以爲府經緯以爲財節宣

以爲用大而函焉遠而遊焉立於萬年而不遺躬之克也
是故君子貧而不以富易賤而不以貴奪也死而不以生
貿也知其是不恤其非履其實不騁其名躬之塞也是故
君子非道之世榮而辱之非聖之言美而惡之符考天下
差之毫釐而知其非進退古今之言而無所讓斟酌百世
之王而知其適然躬之券也是故君子不歆其息不懼其
消死生亦大矣而不見異焉外物不累而無所節焉夙興
夜寐旦旦尋繹而不窮躬之恆也是故君子恭以永心誠
以永性强以永命九儻在目九夏在耳禮樂盛於中而血
氣榮於外躬之翕也是故君子游於春臺嬉於良風琴之

瑟之泉之石之陟降函輿咏吟六寓靡不康焉以受萬有而不固躬之闕也以言乎德則其藏矣以言乎道則其樞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惟其躬而已矣唐子曰先生之言博矣夫守之而入者之不失則奚以焉壺子曰靜不喪有動不喪無其庶幾乎靜而無有其與物徂也動而無無其物之貸也夫躬者不可徂而無所貸之也靜不喪有繁盛而不可以要括之動不喪無一而已矣不見有於天下乃有天下故周子曰靜無而動有也

唐子無適墓表

湘西學者唐常適字無適年十八而沒其父躬園子悼之
不欲生以從子遊有所授而不能底於成也子亦悼之而
不欲生緣其天性醇篤內含明瑩而外不形故宜悼之甚
也方能言日卽瞻視滄凝步履安祥清癯骨立在儔類中
如孤松之出叢樾既就外傳讀書之外無他嗜好甘粗糲
不喜飲酒衣無寸帛篋火對書卷墨漬襟袖炷爇蒸裾齊不
以爲念嘗以涂滯借一騎過余見余數目之面發赤自是
不復乘騎余省其志堅欲問津於理道故無汲汲求名之
意而函之心者自得也爲文清暢能達其所欲言以居母

喪不克就余卒業依太母侍湯藥分躬園之勞極其所可
至必能超流俗而適上以有所樹立者遠以疹疾爲庸醫
所誤遂致隕折余以爲士莫尙於志莫貴於氣其氣清以
毅其志遠以闕不待其有成固可旌也此其永藏之士勒
后以表之知者知之不知者固非無適之所求知也無適
凡兩納采皆未成禮其一先者予少女也亦謹慧七歲而
夭躬園爲之立後曰繼性其再從子躬園名端笏母王先
卒